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三十一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雜著

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

吾素微末藉天之靈吾子實平壹海內皇帝天下若以家令言吾亦人臣也是以擁篲卻行而迎吾子拥假然辱太上之號且也昔者吾爲楚俎上肉徵項伯而分而翁羹以及吾子吾安得見吾子南面而帝吾幸吾肉骨在而以居鴻稱天實惡之吾子篤人道顯

至親而以招天惡吾將不堪敬辭之

讀田橫傳

王守仁曰田橫不肯事漢孰若却酈生一言當矣及齊亾而與徒入海島中彼誠有所畫高帝兩下詔蓋患之也藉橫與五百人俱不乘雒陽帝養虎自戹乎不然也天下雄雌已定五百人即慨慷能令橫自王不北面高帝乎不然也世稱四豪能得士士以千數率以勢離合橫死而勢去矣二客者與毛遂馮驩之流足相當至今五百人人人割肝腦塗地此其義所

含豈不大賢哉王守仁曰諳首洛陽不若守身海島五百人皆殺不如一烹酈生此昌黎所致悼非再通論也

讀封禪書

古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疆内山川昔在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五載一巡狩三代不廢君子謂之郊社之禮所以追本始昭功德非以惠徼神鬼而銳心幻化也太史公作封禪書迺以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歷虞至周千餘年多所

稱述間或援巡狩明封禪所從來引殺世興廢附會
符瑞之應不經見至傳管子所記七十二家及十二
君行事開後世人主侈心則乖謬之極矣嗟乎武王
帝以雄材大畧之主爲少君欒大公孫卿諸迂怪之
士熒惑其志慮淫蕩其耳目虛耗海內終其身以幻
欤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則其所耳熟目睹之者也藉令馬遷諳大道篤主上
之誼引古者所以郊社禮及方士祠官所以淫惑之
意剖心危論不則解茅焦之衣折朱雲之檻濺血車

駕之前帝或回悟豈不忠智哉而乃區區以李陵事下獄發憤論次即足以貽戒簡冊于君臣之間薄矣悲夫大抵馬遷喜任俠故以悲謌感慨之氣許之李陵而既以摧抑不得意著書故厚於此而薄於彼讀封禪書可概見焉

檀弓篇易簀

死生之際亦大矣而不以變其曾子之易簀乎雖然弗可信也曾子德行大賢也夫使大夫之簀而不可臥也即季孫賜焉曾子弗拜也即拜焉弗臥也不待

童子而後易也且曰君子愛人以德是重曾子之不德也且也易未幾而沒矣藉令童子弗言言矣而子春果止之終弗易已將不正而斃乎吾聞之也曾子臨深而履薄若生不識禮將歿而惕于人言愚人耳何足以爲曾子故易簀之事記者之誤也弗可信也孔子至聖也終母之世而不知父墓迨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而後合葬焉則至不孝也夫記者之誣誤大略類斯矣

贈言別陸以建豐城

吾受氣淺薄未嘗學問自居山入官往往以一片疎心隨物泛應又多口過相許者以爲狂直可教乃受病則病者自知之以建素從事學道稱李見羅許敬菴兩先生高足弟子持身居官俱探討義理發紓悃款我輩嘆不能及肰信心脫口偶似不肯處不能必絶無一事夫君子敬以直內謂以常惺惺法圓應萬務以非作而致情故曰直非徑情之直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髮櫛縰解非情識横行之具歘此便下學上達此吾所不足敢以告以建若謂不服藥爲中醫

此紙付之劍江閣下可也

傳春子紀略

客過京口者登金焦二山最勝有銀山峙西北岸往往忽去而銀山傍一巻石曰算山其上葢有傳春子云傳春子者不知何如人丁酉秋八月與玄父訏偕阻風而登焉逢僧曰碧泉者乃靈隱僧爲余言傳春子故于此山行星家術最神世人遂呼爲算山傳春子故又非星家者流嘗開羅肆市中有過羅者傳春子絶不持籌論有無多寡縣一匣聽羅者投錢若干

皇天后土牒告于嶽瀆山川羣神之靈曰惟茲進賢瘠土衝方而民樸嗇無馳騖什一之巧以田爲命或天造茲邑畀良有司宣塈主澤平徭薄賦無怨恫神人無盭陰陽雨暘乃時餼乃蒸民民其有秋某不職謬承茲土有心無力言利不畢言病不除亦冀徼福于神惠風時雨以逭民罰惟茲初夏農事伊始嗇人望雨如兒須乳皇皇夜旦乃壠畝焦枯桔槔力殫啼號明神神豈罔聞而甘雨屯變浹旬罔施民則何辜而罹斯恤惟是某溺職敝民而獲 天譴究滯不洩

善良不聞刑失衷賦失平結陰墜陽愁氣干和神其有恫懸乃爲虐若然是災害移于庶人而有司逋逃也稽將無秋匹夫匹婦無以爲生孽在有司有司終無所託命某是用懼率屬丞薄尉吏博士官父老弟子比丘羽衣瘠瘝煢困人等三齋三沐驅走壇壝籲天神而索之惟天好生憫然下軫貽神之貺山川社稷之靈哀此煢獨而寬有司之誅于澤雨師及茲枯涸而滲膏潤俾民胥匡以生無竭澤焚林之虞有司其敢不以赤心自意敬應明貺其或有司之不悛無

以荅貺是有司怡終罪在罔赦而亦何所壽于邑之赤子惟神慈鑒少垂聽焉三日之內沛然恩施民生幸甚某等幸甚某等不勝哀哀祈禱之至故牒本縣城隍之神

丹陽舟中筆紀

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愼口舌之爲害如此張儀上策不收委頓而歸令妻子視舌尚在否竟以遊說有秦之權以脅六國以爲亨舌之利而不

知車裂之禍慘于賀敦也蘇子瞻聞道之人亦不免于牙齒間造業所困頓皆天下聞人如荆公程子者流子由嘗送別無它語第指舌示意而坡老終不免嘗曰如有物于胸吐之則逆人不吐則逆巳不能作回心逆也特其持論正無陰邪心故所得亦止流離放逐之報無大慘禍也然不可謂不受舌報易曰不出戶庭無咎書以自戒

吳舟偶筆 二則

往時讀陶淵明歸去來辭以爲一邊榮事耳自令鍾

陵衝波桂流每有擬衣之想而不能即遂自縣非綠
仕官直是氣不降便欲從此薰煉之耳乃知淵明所
貴不但以去官標致其中有遠心也王摩詰非惟才
絕頗妙詣性理偶覽其與魏居士書乃譏陶公乞食
詩扣門拙言詞句言陶公肯把板屈腰見督郵可省
此扣門乞是未知因夫農老乞貸之常非詘體赴物
也陶之達所以異于范史雲輩史雲輩只一味枯酸
耳摩詰又自稱引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定其未
舉進士時爲主家伶官而不辭此何能長揖陶公前

也又馬伏波亦常稱漢高帝無可無不可大似有神而宋儒輒譏之夫漢高與孔子有辨豈待言哉此見無可無不可一語不可不用不可誤用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道家法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而王安國荅馮京扎子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便是一重公案以此辨仙佛旨授可也何者可欲者値何以屛除心活自由何得驅使

張爾葆東歸贈言

張生爾祿從予游幾三年張生才通俊而氣靜學窺
古初得之解者居多與予言中若有所深嗜不在語
言文字然世第知予與祿生莫逆以語言文字耳丙
午之役祿生出七義示人人都膾炙之以爲醇而雋
可以擅當世駿而空北群予亦私喜不寐以首作命
意與主司鑿枘遂下第而諸售者作亦雅俗雜出然
則予與祿生雖稱文字知不驗也而祿生之嗜予也
彌篤與余別而歸山陰中黯然不巳相對即有惘惘
之色未嘗一語及功名遇合第曰先生何以教我予

媿中淺褊無以益生亦第從文字間得古人用意之深者以相示昔韓昌黎氏荅崔立之書以爲古之豪傑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五子者生於今肯與夫斗筲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以爲憂樂哉蘇老泉氏上田樞密書自言當時之文淺狹可笑數年以來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老泉之文卽未必盡如其所自稱然必與世俗日疎闊而乃能肆力于文章

韓子舉孟軻之文雜之相如楊雄不可謂醇儒之言
而其不屑與斗筲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則其立志
固已遠而功力深也就文字而論此二公者亦巳蜉
起千古爲後世師表當時科名在二公上者與草木
同朽腐與螢光俱銷者不知其幾然則與世情俗味
相親狎者其胸中筆際可望而知決得失于一夫之
目其所爲千古者不待問也予所爲葆生别語止此
乃語言文字中與夫不落文字者妙義非筆舌可及
葆生歸而問之陶石簣先生水泉山石間俱有餘師

予言猶未足以方塵垢粃糠也

解諭亾兒茂梧文

嗟乎痛哉汝病六年矣汝鑠骨而銷神稜稜乎無復人形矣丁巳之夏不得已而割離汝以從官謂汝善醫藥能自調息每書來亾日不望汝以生活獨功名之事愁汝不斷且命汝勿出汝以枯骸強支竟出而無能爲毋戒汝重身而輕名而况乎生產作業之尤爲身外物也汝父官雖貧廬居田畝僅可以活汝而老我汝奈何名利之心擾擾而往往問饒乏之費經營

耶汝衷極慧行筆勁有文又好古能書法頗倣佛禪

僧又投蓮池師爲弟子汝父亦稍知佛理空華夢幻

之旨朝夕熟聞而汝不悟癡耶貪耶象光寺產之訟

彼譁者姤者與汝角汝何不降心相讓而捋虎鬚跋

狼尾耶蘇子瞻許玄度古何人斯汝不學而學彼人

之牙角耶生死大因緣宛親前業清論在人孽善有

閻羅老子本明在寸心汝今往矣豈尚未了然而懺

悔脫離之不暇尚與之仳對耶汝生而無成如水上

泡吾六十餘老人矣血枯心脾傷不知存人間幾年

幸二孫年稚可敎汝婦能撑持敎其子吾爲汝擇師傳成此二孫以紹吾書香竟汝未了之念汝弟能照顧汝兒女汝無憂恨惟藏地未定吾亦未定而况汝吾過此將偕誓墓文歸而老西湖以待盡收拾遺稿與物外人遊汝魂有知應憐我念我之老病眞心懺悔無始以來之業而忘一切究親得少安樂汝如逢慈悲救渡之師當皈依之吾抆淚書此諭汝吾歸日當哭汝慰汝也痛哉

吳元養墨贊

墨卿絶技始於韋李新安兢爽近稱程方吳元養氏精取衆長玄詣獨妙人知其寶莫名其器余題之曰赤水珠而系以贊贊曰淸爲神靈凝爲液點成漆介如石明月光芳蘭澤泉香來太玄宅是名赤水之珠而待象罔之索

書東林十八高賢傳後

寓生曰傳東林十八賢者不知誰氏出自廬山好道看爲之至附百二十三人傳止得六人不知原本若何抑抄未竟也不入社諸賢止傳陶謝范武于三人

他不概見就三公論陶公淸散之風與天同游許飲遂造謝公鑿池植蓮肅然心伏武子能非王弼何宴遠公招之入社范竟不往予謂此三公者證性形外領趣法表政蓮社中人也譬之飲酒每見古今韻士不濡點滴而與客行杯竟夜歡洽或少接唇齒酣然內足可謂非酒中人哉夫必餔糟啜醨沉湎酩酊而後謂之酒人此劉阮所不許也今之玄緇喃喃西方口彌陀而心猿鹿肇天花而身世網者遠公收之乎哉請仰對盧山諸賢而自扣之

書佛石冊

佛石上人往余見之靈鷲山特香臺之俊别去十餘年今且誅茆結庵于十八澗中爲南山最幽絶處作實脩行人四方勝流多歸之余館玉岑爲客塵所淴欲假息一日漱流枕石而不易得出世人之絶塵而奔其易如此余嘆羨久之頃吾友朗士作緣引更期爲設龕五楹廣容勝流比于鹿苑虎溪予亦願投四大作此中一宿三過人也立爲捉筆題而助之四方聲應當必不少雖然何事旁求即緣引所稱述諸君

肯中興理安者不滅雲臺矣

書脩永福寺疏簿

永福寺在龍泉山不知所自始按縣志宋嘉定進士陶夢桂詩爲宋以前古寺無疑詩有寺占吾鄉好處山半新半舊屋千間之句則當年法宇隆盛可知今且荒落田間殿圮閣敗香火蕭然破屋數椽不蔽風雨民間且拔爲積陳聚溷之塲牛羊鹿豕游敖其處佛法之陵夷甚矣夫佛慈法廣嗔喜何關然前脩不遠古路可揚與廢都起人心作受還依善果嗟五濁

之界浪費不貲而三寶之門絲毫虧割斯亦佛之逆子國之戮民也余寄令斯邑兩過其鄉縣楊無齋信宿此地松濤月色錯落几席爲顧瞻慨然者久之有鄉約長陶堯禹輩即前宋造士陶夢桂之裔也因囑以領袖一方化脩葺事爲殿一爲大士閣一爲僧舍三爲廊房二爲香積二皆仍襲舊物加新工焉度可六七十金而羨結緣簿一出入簿二督僧譚啓達檐之凡居士愿民好脩者俱生歡喜心可也

書印空上人卷

子瞻治郡時每言遇緇門人宜愛護之加于齊民近世戒僧少而生產肥身家之僧多官府亦遂從而賦役之使子瞻之言不驗玄風墮矣余嘗言高僧難作貧僧易作而近世能貧者亦不易過吳興乃見其人曰印空者其人通明事藁脩遠近文雅有道韻之士喜與之游而貧甚士大夫賢者如沈中丞觀頤朱侍御君采輩相與捐貲買曹氏數畝以饘粥之僅可送日而止乃知緇門有人不患世無子瞻也因問印空無糧乃足古德所謂臨行將得去者何在印空笑不

皆

語怪

子不語怪余在玉溪聞人有周姓者病瘵覆虎皮歷之居久之晝則人夜則虎其妻驚以語父父詰之曰固也戲爲之竦毛而立竟虎也異矣哉其毋迺怪與雖然夫人人貌而虎心其機詐變幻有妻與父所不及覩之者可勝道哉

三摩庵佛偈

童子沙聚成佛長者地布爲金一莖草丈六身三摩

偈遺後人誰破暗我開明青山現古月輪

復中城寺佛光明偈

寺可滅佛不滅依舊谿山古日月佛非重明吾爲汝重說

學政申言 九條

一明學

夫天地生人所作何事賢愚脩悖觀此學莫昧之造以開蒙氣平治之代聿昭明德古者庠序學校爲此而設　國家廣厲學宮命之曰提學蓋舉此學而

提醒督責之非專爲俳偶秇文漁獵富貴之資而設也風教所以醇漓人才所以盛衰于此乎出本道媿非其人旣已抗顏受事何敢唯唯隨俗汶汶逐流願以此意與郡邑賢有司司教官才子弟轉相告語實實自覺實實覺人庶詞章不至喪志科名不至壞人窮爲貞士達見眞儒人品官箴同條共貫諸生勉矣勿自視太卑勿視三代太遠夫所貴讀書譚道聚徒講學豈徒盜虛聲取世資而已哉

一證心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妙莫妙于心人得此而稱靈秀又最靈秀者得爲讀書鄉道之士甚不易也爾諸生自幼學以來卽名爲讀書人日日操筆爲文章而不知三立之業于何本原古人千篇文字證于何處行之端衰文之醇疵從何而起易曰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誣善之人辭游失其守者辭屈乃知人之與辭合也所以合者何物也孟子號稱知言從詖淫邪遁而究之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于其政然則士子之言語文辭非可漫然而出者心之精華

爲文而他日之事業人品其先徵焉乃今却自心别
尋枝葉沿洄流俗奔趨利名安望游高明而輝篤實
乎自今願諸生一舉止一落筆卽思從自心明白條
理從條理作人而有所不爲有所必爲卽從條理作
文而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必不肯與
世俱波與俗奔時文俱汨卽自心必有暢然無憾悠
然獨得之處如是而不卓然稱文人粹然稱賢者吾
不信也

一勵行

宣尼論士必先行已四科之目冠以德行　聖明之碑諭師儒之訓廸從來以德行爲首務䏚諸生習爲老生之常談功令之故事而不從自心發願實地躬行于是卑鄙無志者投身濁流放誕不檢者抗顏高品古所稱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言允蹈而行闇脩者通千百人無幾人甚可痛也自今願諸生發眞實心不爲他人聞見而加飾併不爲本道懲勸而加脩每于本等職業自爲日課計今日從孝義事幾何看書有得幾何作好文字幾何日日如此毋令斷續視衍

門如坑塹視貨利如糞穢視淫縱敗檢之事如仇讐
卽在青衿之中隱然公輔之器豈不重哉郡邑賢有
司于諸生接引比本道較親教官尤係近密其賢不
肖之眞當如列眉所望于此等士行留意體訪如果
聞見眞確卽應破格弘奬與衆共稱列名申賞本道
將改容禮焉在高才能文之上反此者爲不肖爲無
行則該學之三等簿府縣之出入衙門親筆登記簿
可案而問也假使脩士無眞賞不才無顯斥自非豪
傑無待而興誰肯奮志勵氣振拔塵俗之表豈惟本

道失與賢育才之職而偃室無不徑之賢程門無立雪之士爲司牧司訓者不汗顏乎其過又不專在諸生也無行之戒摘列于後

一衡文

文一也本無古今之别其先物作則創體結撰明道淑世者謂之古文而今之舉子業隨時應制謂之時文成弘先輩之時文所以可名世亦可傳世不姝古文者政以明白于心體本原于經術而淹通于子史百家之流其言之有據叩之成聲煥之成采故厚抱

之士執科名如券主司者遂得按玄黃而定流品操深淺而別利鈍若燭照數計百不失一今之文不然矣不覩心體不討書旨不循文格不按次序甚且不管本題面目不管上下節文卑者惟務摭拾坊刻沿襲浮華以近科房稿爲順風之呼以先登新調爲射覆之巧相趨相耀恬不爲恥其高才奇抱者含顯淺而故爲幽眇舍步伐而故爲跳盪越典雅而故爲詭異何者中庸難能新奇可喜惟其靈氣有以過人故縱心亦自標勝而俗之庸才初學之小生亦從而效

尤之學邯鄲步落野狐禪豈惟高奇不入其流品併本等之訓詁平常之程墨亦貿然置之父兄望其有聲庸師以爲善導毒藥蠱鼓衆盲引坑爲誤身名沒生不振良可痛哭此豈才之爾殊所以導習之者非也自今願諸生屏去坊刻模楷先輩名家亦不當強摹先輩而觀經書義理又不在強探經義而覩自巳靈明以心證理以理證經以經義證文則血脈自清規條自合人同此心心同此賞時命而泰則不失爲科名之傑時命而舛亦自成其文章之高不至虛送

日月汨沒見聞此即秇文之德行舉業之聖賢也本
道非敢自謂有得遂能軼駕諸英才名品之上老馬
識途經歷已久不能不以自心所明白者告之倘諸
生不以爲肰猶蹈故轍仍習惡套庸者被黜奇者並
落本道一時或亦有失人之誚久之論定諸生卽欲
追來悔詐亦已遲矣其時文惡套摘列于後

一經史

古之人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夫古道莫
先於六經莫備於諸史故　朝廷以明經取士爲第

言義而論策表判體各不同必融鑄經史而出之近來士子專習書秩而經義了不經心主司無可奈何亦姑就書文而取之至於史學如資治通鑑綱目全編之類以爲浩瀚不切而廿一史八大家文章正宗等集束之高閣高才生舍本逐末厭常攻異或於釋部道流玄玄空空之書深竊其旨淺咀其英崇尚虛無恃齋傒佛轉相則效以此爲學則爲邪渺幸而遭時必多牴牾願諸生自今專精本習經義以及他經留心史學淹通世務以爲他日濟時行道之用本道

每考必出經出論間出策表一道若不作經文失記

經旨者即書文高雅亦必量行責降論策等稍佳者

即前塲文劣亦不至降黜其絶佳者拔置高等必不

虛言毋忽

一辨氣

士不可以無氣世間大事業大學問皆負氣男子所

作爾江右理學氣節之鄉也諸生不患氣皁脂韋澳

涊多所不爲第先儒正氣客氣之說學者俱當講明

而在此方尤不可以不辨夫非仁無爲非義無行見

危授命見利思義爾汝不受躤蹴不甘者正氣也以子弟而玩忽父兄以部民而傲晲官長以後生小子而狎侮先輩以慷慨任俠爲節遇事當前以公正發憤爲名呼朋立黨驕蹇其言語高岸其衣冠如是者客氣也究客氣之病卽使依傍天理必取禍患究正氣之微卽使執著意見亦凝虛平至於好勇鬭狠犯上作亂貪財好色蕩檢踰閑是謂邪氣之尤法所不赦又不在正氣客氣中論得失矣蓋氣平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必無背理之文章必無違理之舉動進退

出處何所不宜孔子思見剛者孟子善養浩然卽此物也本道素性褊淺時有發露之病居嘗覺察臨事不免顧與諸生共戒之本道職司風敎以扶植士氣爲已任必不忍挫抑諸生以長刁風但諸生有不依教誨兢氣相犯者亦安得託涵養而優容之語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四維宜張三尺具在必不爾貸思之思之諸生毋弁髦而輕置之也

一威儀

記曰威儀所以定命也聖人之道威儀三千豈故矜

莊粉澤狗外為觀士人疑重遠到之器偎薄經佻之
習動乎四體吉凶先見精神先告不可揜著曾子省
身誠意人也其曰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
倍應知容貌辭氣其出甚微暴慢鄙倍其病有種今
之青衿放浪不羈謂禮非我設狂蕩自喜則目中無
人無論羣居狎處服不衷之服言非禮之言即使升
明倫堂見師長見郡縣長甚至旅見本道將巾履不
飭排列無行拜起無節進退無度不魚貫而攙先不
鴈行而紊次唯諾講論無可觀象此豈諸生敢於玩

傲亦緣平日不能馴性循理臨時不覺隨氣躁動此非所以彰軌率物令衆庶見也自今各教官於諸生中派定班行擇老成持重者一人領袖一班計若干名另爲一冊衣冠言動必依禮法朔望相揖嚴加整頓平日務爲收歛臨時必無乖張遇大禮大祭公見公會時尤必先定儀註按規馴習彬彬皆禮樂之器濟濟無草野之風豈不休哉如諸生不率教訓恃常規炫奇服瞻　廟廷如委巷徇官長爲等夷該教官初則明訓繼加朴責如其強梗指名申道重行降革

蓋禮之所黜刑之所加本道非忍以苛法繩士也

一義命

孔子進禮退義而必曰得之不得有命居易俟命樂天知命是吾輩一生窮達安頓身心處也諸生但極力研心作第一流文字本道亦竭心眼之力識別第一流文字以定諸品此卽文字中禮義之當爲者也至於諸生不能必無一日之短本道不能保無片念之昏則高手失手明眼失眼或爲造物所愚弄而不可知此所謂命也卽文如昌黎詩如少陵亦未嘗有

少年得意之遇諸生交卷以後本道著筆批抹以後便當慨然付之造物矣得者靜定以安其來不得者靜定以俟其返氣至而靈時至而起此皆非智力卜筭之所及也毎見諸生得意則矜色驕人不得意即垂首喪志於是鬱則抱沉憂飲恨之懷憤則有咆哮怒駡之氣弱則乞憐萬狀強則鑽刺百端疑則生誹謗之口急則借攀緣之力種種諸態臨場爲甚功名之念不覺横發究之自昧心靈自失品地而終無益於成敗之數此不講於義命之素也逆義衡命必有

凶禍之應且文章妙境無窮品格自定本道嘗言世之高才不遇非文章精好之過總歸不及也若肯虛心察病隨方用藥卽凡羽可以飛揚偏至可以雄特何況上智積學之士乎諸生勉矣本道亦折肱之醫願送此平心降氣之方削除浮躁以期遠大願朝夕師友更相切磨之至於咆哮無禮鑽刺壞法不居易俟命則行險僥倖　臥碑　勅諭具在本道安敢不凜凜奉行之

一諭稟

一諸生凡民之秀廪膳又諸生之秀而以高才積學廪於學官者也廪生以文才食糧即職官以賢能食俸然則俸祿廪餼皆爲虛位各隨賢才以爲轉移非恩生世祿之典亦非養老濟貧之具又非舍文章别爲鄉舉里選之法且諸生之老而貧者多矣固有棲巖飲水白首一經破書萬卷而不得一青其衿沾一朝之享者乃此生偶考一高等而此廪食遂屬之終身庸腐李文株守括帖故作細書耗食半生而又以挨次歲貢升之主司憐其老不忍加黜使傴僂潦倒

之人遂爲庠序學校之長何以繩準多士振起斯文此本道所不解也自今考校不開廩增高下惟視文字四等停廩不俟缺限六箇月送考倘復荒踈竟置降列如此則高名食廩必屬能文烈士暮年不至墮落乃所以磨礪遠到而長養人才也本道非少年發科登不知諸生之苦顧敘有公典天不私貧藉令公孫子主父偃而在賈生終軍方在下風本道何愛何憎而發此刻薄之論乎諸爲廩生者思之勉之如自揣衰殘恐至黜辱乞身歸老本道查無過犯或素有

德行且榮之冠帶而加禮焉其規避不赴考者竟行停降毋恤

弢之字說

新安汪生用光字賓王從予遊弟子籍三年矣比從新安來讀書西湖之上逡迴望下風而進敬有請曰凡厥生人五方殊性別器鑒材咸其自取比物稱類不相沿襲光之爲賓王也而竊恥其襲也凡厥生人父名師字古之道矣願夫子更字我也予曰多乎哉多乎哉夫名虛號也字齎稱也賢賢相蹈庸哲雜居

無忌長卿叔度文若前喁後于從古而來茲不可勝數脩身見世非其質矣曷更焉汪生離席再請曰不然名以檢實字以檢名名實相檢百行是敦意有所托道有所稟故屈平誇脩于靈均而司馬感槪于藺生也光又竊聞諸夫子易三之繇曰觀我生四之繇曰觀國之光用賓于王光也不才釋我生而鹽國賓實之不存名將焉附願夫子更字我也于是喟然撫几而歎曰善乎子之不安其故也子名光抑知夫光之發萌乎絪縕剖分毓陽儲陰二明代曜麗茲生民

肯神膓智而物芸芸蹇擢其性雕刻其精夫光則耀耀則侈侈則燀燀則盡盡則出于有還于無而汮汮而汶汶與火俱銷與電俱逝倏矣忽矣不可以復覩矣古之勞民揭義擅行設機造形綺辭撰巧詭辨棐聲追欲隕軀效權馮生依儒墨持法名遴盧乎一宿而毫末乎一察小慼智大慼性悲夫哀哉詎知夫至精之所綢繆而大用之所韜匿耶夫光而不耀耀而不侈侈而不燀燀而不盡盡而能有有而長存者今古鮮矣子盍仰而覩夫日月乎日匿崦嵫故朝燭月

避角宿故夕燦兩精互藏以明襲明不厭其複一寒一暑苞孕情性聖人則之蠖屈而龍見斯固造物之杜機而生人之大鍵也故物不匿不耀不晦不明天下之至寶藏于天下之至深金藏于山珠藏于淵魚腸龍泉藏于豐城之下蒙塵埃覆沙鑠明如離朱莫覩其象而精芒光怪滅沕牛斗之間庖丁之刀歷十九年解數千牛而鋒刃不鈍若新發于硎善而藏之何不固焉固而啓之何不耀焉夏后氏之璜周氏之鼎趙氏之璧宗廟之所珍也而千乘之所寳也匣內

有寘助于是乃率邑屬諸父老子弟走數十里迎神東郊惟神有臨暨風伯雨師所過響答曾不踰刻雲雨下溉歡呼之聲塡阡溢陌某等過望懼德凉薄徼福不厚敢率邑屬諸父老子弟敢陳小牲敢爇瓣香敢再拜稽首于神之靈惟神鑒下土憐進蒼赤終乃雨施于邦于趾無憂胼胝流兮天澤高潤有秋則豈惟有司暨諸父老子弟泳浴其澍卽邑之城社山川之神亦咸稽首東向爲邑讓德神其益有顯號江漢湖濱俎豆無斁惟某下吏何足酬貺庶其世世歌頌

于邑之祇隷以昭大賜神其來歆謹疏

禱龍王之神文

惟神效靈江海膏潤萬方某下土之吏奉職無狀獲戾小民獲譴上天天乃困茲下民當茲農種亢旱洊旬民憂無秋怨咨遍野下吏惶惑無所叩禱有司之辜民則何罪亦既率屬丞簿尉博士父老子弟徧告城社羣祀諸方靈神亦莫不索焚脩禱祈亦罔不至神若罔聽恭惟上清體帝好生悲憫下土資始道力幹旋玄工驅役風雨靈應川瀆敢率官吏人等致心

齋沐北向再拜乞神垂慈萬命時乘九龍輪一滴水
普八功德潤枯起稿宏沛甘霖來蘇其咨之民稍逭
怨恫之罰某等不勝哀哀祈懇之至謹疏

贈王明徵歸新安小言

余家西湖時識王明徵一面未具知明徵明徵頭同
陳白室山人過予白門官舍而溧陽門人虞喜哉與
其翁伯醇所贈明徵自瀨上還新安者娓娓千餘言
並淋漓豪上傳明徵巧藝慧解之神不啻如顧長康
之貌幼輿吳道玄之寫五龍不必面王生知爲佳士

因笑語明徵公画而伯醇父子文若者傳必矣合衆技勿問可也然明徵居瀨上三十年方還新安新安黃山所稱天都容臺三十六峯之奇相別已久得無爲山靈所疎却倘一一寫貌其神如吳生之於嘉陵山水技爲知巳不負歌大風詠歸去來辭也它日其出以示我

題畫菜

十日前李民部以畫菜索題予偶題之曰根之沃葉之疎一味淡百事愉日老圃吾不如肉食者莫笑渠

亾何而宥君以所畫亦索余題予與此君有緣如此乃縱橫盤礴畫菜之變則宥君自爲歌暢矣飽看一過快于屠門之嚼

寓林集卷之三十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緣疏

爲靈鷲山乞佛驅虎疏

竊惟天地定位人物辨方萬有羣生兩亾相害斯大慈之並育偉造之同功若夫人號物靈虎乃毛族情均切於好生惡疢䖍莫慘於率獸食人不虞此方竟罹其毒咆哮幽谷呼嘯長風發聲奔雷流光爍電犬羊之瀝血已甚男女之剝膚可虞豈天地不仁抑以投

畀豺虎將寃愆相報而毒我生靈仁術不施殺機何已僧某等幸冒人形叨稱佛子道不足以降暴願或怯於捨身但有驚皇祗生悲憤恭惟我弘慈諸佛正教伽藍攝受無知哀憐有覺化熱血于淸涼之境解釋貪饕措利爪于莽蕩之墟消融毒殺錫我多生之慶開彼歷劫之寃辟除山林淸寧廬舍造物無畏廣帝好生如其方命不仁逞兕爲虐亦宜㩁搖太白麾斥右方使負嵎之勢不張暱人之凶遠徙莫蠢靈而咸若措人虎于兩安爲此哀疏仰干慈鑒

幻蟄上人護關短疏

雲居喬上人舊號古松茲更幻蟄受律蓮池大士閉關峋嶁山房夫遺動求靜卽非眞寂之宗而息影就陰斯亦戒定之法逆防猿馬妙用龍蛇但三年聚糧一力難辦我輩數與往還忍不共相持護隨心任供結信成緣若許而不與願勿虛開

書金山寺僧募新閣啟疏

蚤於舟中偶閱蘇氏外紀得坡老與佛印解帶事慨然久之午登金山江流如昨而二公風流杳然水石

閒矣過淨業菴有果公出開之祭酒冊蓋爲果公造比藏成而藏殿頹敗與毘盧閣俱就圮爲此公欲一更新之予因憶東坡泛舟詩有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之句得無似開之於眉山耶果公自照亮亦有佛印在予不敢聞脉其雅意欲新閣殿即名有漏不可謂非佛印一班又懼扶蘇亥而陳勝假其名以沸動海内託予乞一牒于本令麗公以杜妄作者時已日落草草濡江閣書此他日聞于開之先生亦擅波羅蜜中欲完前件當不謂予以空言乞福田也

普寧寺印造藏經募疏

住世之寶三是法護佛僧而鼎峙有生之情七雄壓與貪癡以橫流持其寶現諸佛之靈根破其情立衆生之慧命意繇象顯法以人存棲水普寧寺者佀震東方標名南宋及明正統而就圯藉于忠肅以中興距今已累百年閱世爲之再變幾使慧海蕩爲泥塗叢林剪若樣栫慈悲法相空蕊水月之覩淨鉢香臺斷續煙雲之跡所賴沙門眞寶苦行加持誓心締搆恢弘勝業傾渴名流將依屑玉之譚用廣布金之地

幸有葦航大師者通融言表靜證性宗下雞足山以卓錫斯方作獅子吼而振鐸有衆遂結人天之果頓成禪梵之林紺殿飛雲展金容而在在見佛祇園化雨瞻寶相而處處皈僧然有佛容而無佛法佛亦何傳聚僧祇而無僧寶僧將安倣精神往矣匪糟粕以誰歸魚兔沓然捨筌蹄而奚獲是須大藏式演玄詮言傳東譯之文默受西來之旨卷凡若干函貲以若干兩輕裘非一狐之腋大海爲百川之歸倚辦法財因緣善信嗟乎有生皆幻鬚眉面目已非眞我之身

見在亦空粟米金錢豈是有家之積須思撒手何將
應是捨心入道與其虛糜塵累何如實布檀施悟生
前多寶之因證劫後聚沙之報去鄙去吝禮佛禮經
庶使文翻貝葉行行班滅罪之文字落蓮花片片點
成伊之字珠浮赤水日耀崑崙三寶圓成總悟無邊
之義寸心眞實册輕有漏之因敢勒短疏敬聞長者

重脩保叔塔疏

西湖保叔塔者招甚寶界祭片石以干霄鎮位武林
參兩峰而峙鼎龍抽巽宇虎踞震隅精浮明聖之光

秀起文人之筆是以爲士標的作郡金湯俯仰則快其孤高睥睨則藉之擁護具瞻嶽立仰止山靈慨夫悔信相乘廢興遞革昔有作者旣以崇多寶之因後莫嗣焉遂以隳半幾之果爲山僅一簣未覆菜合而三年不成竟使浮圖隕彩沉淪日月之觀圓相鑠形寥寂風雲之氣可謂玆山之不酤豈其吾邑之無人所賴沙門通本者若行加持靈根夙植呼鵶鵶集機通物我之觀禱雨雨施響赴人天之應擔荷法財者不輕有漏津梁水陸者蓋已無方嘆玆三級之虧自

引寸心之疚仗彼現宰官而設法化此混大衆以應身可惜垂成母嫌割爱若布粟若金錢一切非我俱可推置于空虛或尋丈或寸銖大凡有情僉足叅修于丘嶽共積層層之善同消念念之愆庶使法幢高建覺路偕升歷趾以登躡白雲而棒護摩頂而下負青漢以扶搖虹垂學士之章金布錦城之色湖山面目經千劫萬劫永永長圓祗園姓名等重輪重光高高不墜敢搗辭于枯管用申意于檀施

重建雲居觀音閣偈有序

雲居聖水禪寺自中峰本和尚卓錫茲土冠郡名剎
朴公嗣之爲建大士殿閣廊房之勝遞新遞圮剝落
松石見者慨然萬曆丁亥屬歲大旱直指蔡公按閩
禮荒政十二之一索神疏井而得磁相大士于前衛
古井中相好玅莊瑩淨如玉香鉢水盂涵八功德天
降時雨百官有司暨億萬民踴躍稱頌菩薩大慈錫
祐山川奉之雲居禮拜供養朴公之業可紹而隆都
閫王侯迺倡其事住僧照玄領之銓部虞公長孺疏
勸有衆惟忌與慳成功不易佛弟子黃某稽首申讚

而作偈言

稽首大悲尊三十二圓應具足千手眼照覆諸十方

十方暵旱苦如兒墮火坑又如身焦爛脂膏及汗血

一切非我有化爲清凉池現彼白玉相大火不能焦

灑此一滴水而遍恒河沙是井非始有是佛非始來

應此一念慈灌溉極無量我等浴佛恩如兒吸母乳

報稱亦無量身命皆可捨而况金銀粟珠寶及旃檀

持此一念心常呼觀自在念念相應結如空無退轉

能消八難苦猶如火燒空中無寒熱故身心獲安樂

是稱大慈悲是故應喜捨

集慶寺文昌祠祈夢闍疏文

恭惟文昌梓潼帝君含眞七曲曜靈九天持世二千餘春象事九十七化凤宅幽于鰲峒近駐神于鷲峰嵯峨紺殿玄宫掩映香雲桂月聿來士庶奔走東南顧有中宫而無路寢神明安棲獨見曉而不見宜夢于何覺君乎攻乎逐顛倒想而種種橫生是耶非耶卽吉事祥而沉沉莫覩匪至人通化烏知蝴蝶之爲周儻俗士纓情恐以鹿蕉而迷鄭盖前定者數先告

者神苟幽明之故不通卽天地之大有憾此寢宮攸
厯非徒上妥英靈夢閣欲開咸願借升覺路沙門普
秀所以不辭擔負亟于鼎新者也然神道遠矣何知
觀覽吉凶人慾膠然誰者破除慳吝見在之因不植
後來之果蔑聞所冀道宇般土區內善男仰忠義孝
友而景行高山瞻正直聰明以依心玄鑑栽種于文
章之府培根于陰隲之田思神安則巳亦安念夢覺
而覺亦覺苟寸心之喜捨卽膚髮其可捐何況粟米
金錢身外之長物蓬萊宮闕上聖之幽棲天人爵應

卜熊夢于清霄精神流通授鸞書于高梳證一念之稟明炯千年而不夜詎比淫祠無福豈曰其鬼不神斯乃法宇勝因人間上善開天光于嶽嶠朕慧炬于部州凡我有情僉宜合掌者矣某家徒立壁愁絕寢苫無能布長者之金帥先財施敢爾竊文通之筆播告名流郎境現心共個南柯之非妄因心設境毋輕小果之難成將迓福于文衡請諭誠于香案千金與一絲俱舍奚論猗頓范丹晝為將夜卜同觀何必孔丘黃帝陰功助顧天府式靈謹疏

定光寺講經聚糧疏

原夫宇以法興法緣人授一盲衆盲則毒霧昏雲一嚮衆嚮則清機爽籟善非無種福實有基故定光禪寺本古佛道場當其廢毀悲世路之蘼蕪及其興廢法筵之輪奐爰以楞嚴了義渴傾明宗智師闡如來之窗因撞大法鼓第祗桓之精舍集衆香林然謀道不期于設珍持器或藉于聚米是願善信併力齋供俾法興而佛宇彌新慧廣而福基逾固大千䖍非龍象諸方悉映瑠璃各奮精勤毋生退悔乃書斯卷囑付

鑑公

重建法雲寺募疏

蓋聞四果非大乘之位法本無依六度設布施之條功先有漏漏盡則果亦常圓功高而位同正覺第域中常戀芥塵纖草一以聚之愛河而世外高情頭目髓腦皆可捐于智岸惟人心有慳有舍之多種乃法宇或與或廢之殊因惟吝成癡能施即善武林法雲寺者剏晉天福朗慧日以開山沿宋治平現祥雲而布地事已崇于法寶數莫逃于劫灰一燬元末腥膻

蕩而鼎移再毀明時島夷訌而盡壞金容紫相如一世二世三世俱汗漫于風塵玄圃空林若香臺雨臺花臺盡陸沉于蒼莽佛之滅矣僧亦何安法且澌焉世將焉住是以僧明僧寔切悲慨于黍離所冀善女善男發菩提于檀越布金聚米積少成多嗚呼作者何意彼且造有于虛無之中繼者爲難竟使減無于實有之際胡昏明之智絶豈今昔之情殊獨不思含靈之屬咸願康居彼胡以千重繡閣百折曲房而玉几金牀此胡以四壁荒凉一椽零落而風棲露宿安

危之報歷爾善惡之果昭然見在不差將來可念與其積金積玉陰遺不知之人何如修寺修庵明合無遮之會庶使法輪不墜演寶軸于三車雲漢重開燦祥光于五色中興諸佛之元勳高據羣生而上首人胥濟勝我亦分功謹疏

重建虎跑泉亭募疏

山來鳳舞寺踞虎跑佳氣鬱盤止性空大師之禪定名泉甘冽啚東坡居士之品題龍井挹波玉泉謝潤歷代賞其靈祕兩峰注其清芬元末焚如明興卓爾

遂效靈于南嶽仍據勝于西湖迨今亭圯荒林成宿
莽之墟以致泉泥止水汨清泠之澤動有情之渴想
煩行道之惻心詎知泉體靡移不竭之源自在凡情
易涸無種之善莫成清濁誰爲廢興我作悟心無際
豈獨讓于初禪玄賞不遂何必減諸披老是以沙門
僧某普告住世智人因仍舊址掇拾清流消滴無辭
各輸功于義海寸銖可積共增勝于名山使碑題臺
榭之中興即殿宇廊房而漸拓珠開萬斛玉立千峰
豈惟輕財捨念種善信之𥘉因亦使漱石枕流建烟

霞之上善馨茲願力滌彼根塵不毀大慈之山無涯功德之水非敢爲侫用破乎慳謹疏

金明寺重建禪堂募緣疏

金明寺在嘉禾城南門稱城市雲林之勝殿宇宏嚴樓閣曠絕余時時訪秋潭舷禪師于茲登而樂之獨無禪堂接十方而證衆智亦教法中欠事也頃余過南屏山小憇永明師宗鏡堂有僧寮十餘衆辦一片香向玄津法師投體稽首而請說法則金明寺僧顯公輩從禾中來者余因爲從傍勸駕而顯公因出建

禪堂冊索題募緣余欣然捉筆葢堂以接人人以弘
道道以助化千載一時在茲舉矣諸長者居士善信
男子能無發歡喜心聚沙布金成此勝事也寺舊有
放生池池有五色鱗而闕以後則范少伯之芳踪在
焉於池濬而深之縱放水族臨池別置一傑閣以事
少伯僧衆有一寄而吾輩得三過此禪堂作成後亦
最勝事也故併及之郡刺史吳公不臧子瞻諸鄉士
大夫赴遠公蓮社者亦必不少必不謂余言之不然
獻花成果旦暮事矣

募建永明墖院萬人緣疏

南屏淨慈社茲荅同諸懸記優婆塞從大慈山之宿莽間探得永明大師所遺舍利若干粒并其荼毘之餘閻浮金色骨半寖器寓庸居士黄某與曹能始從虞長孺聞而異之時丙午之上元日也能始隨喜已既爲手疏風乎諸方緇白輩以寓庸既葺定光蘭若亦應爲永明墖院計時以内簡北行媿不能作阿育王鎔七寶爲浮屠猶不屑效育王所驅之鬼卒播窣堵波於大地而大師最後福田當機護法之請又烏

能不效一籌也罰諸佛舍利爲數嘗以八萬四千計以人之迷也具足八萬四千之勞塵其悟也頓成八萬四千之法界究其指歸一念是矣師以宗鏡總攝萬法昔以法爲鏡今以鏡爲塔明鏡當臺虛含萬象聚沙爲塔應緒萬緣豈永明唯心唯境一多相即之微旨乎欲覓智覺禪請從施度入

永明塔院募田疏

歲乙巳淨慈玄津法師以精進力披宿莽榛其上祖永明禪師所遺舍利還山募貲建塔今其塔歸然落

戌不滅育王莊嚴日矣法師復來相和云吾祖在世
粘槌竪拂獅毬象迴所著宗鏡錄流通宇宙海内善
知識資法乳而亟子來者不翅千指無米之炊不充
香積將令大衆枵腹去耶且世之居士宰官之於其
子孫有屋廬房廊以安其身有詩書以開其心則必
有桑林稻田以供朝夕而膳其諷誦奈何令永明兒
孫攤書仰屋食不下咽而欲歌聲金石也置田若干
畝爲飯僧計此最勝功德居士倡之予首肯曰善因
爲疏其端以告世之讀宗鏡錄而禮永明墖者或曰

耕者血汗僧人坐食何以相報予笑曰大德不德其次務施報夫桑下餓夫淮陰王子扶輪酬金不忘一飯不即妙莊嚴王之本因乎夫種因則果不爽如其妄者閻君有永明師在自當作證明也

題海昌放生池疏

竺章禪師來自江右卓錫海昌郭生疑之欽聞道風時往禮焉禪誦之餘討及放生爲慈悲第一義疑之欣諾會同志董天醒矢願倡緣擬卜地築庵延師作放生主而屬疑之乞余疏余嘆曰殺業相延溺習迷

性反性破習衆生所難郭生日不然放生一事政悲
其殺習而誘之也遡覽千古人未有德殺已者縱鱗
族微命而刀砧所加舉身痛擲知痛卽覺受痛爲恨
含生盡然奚問人禽哉設有如人頸刃蒙赦虎口遇
救更生之感不啻慈母彼流水天供之酬良非幻語
而其他傳記亦往往詳殺生放生事報世人但貪眼
前滋味不顧日後報應命塡一命追悔何及故放生
爲慈悲第一義也余曰至仁無仁禪師從江右來監
官豈不思馬祖家風齊安堂搆而願營營有相功德

沾沾濟物爲也郭生曰又不然夫度生猶不可著相矧殺生乎夫殺生有相生生之心無相果報有相不報之施無相卽物有相卽心無相相卽性眞性卽相形寧得以靜律爲德行慈濟非家風耶有具眞實慈種協成放生緣者卽今日流水耳余聞其語惻然不能巳遂題此以告十方之興慈止殺者時萬曆辛亥臘月佛成道日

西林大士閣募疏

三千大千世界其爲大士殿閣恭敬禮拜者不可勝

說其一一靈感一一妙應不可勝說合之總一大士譬如四大海之爲流沫點滴五岳之爲微塵杪忽總一山海人于其中欲差別大士親疎亾在亦如支裂岳塵海滴了不可得是故應知此一大士盡三千大千無人不可恭敬禮拜無地不可殿閣而起靈于眞心託靈于名山則亦因所感應而感應愚夫愚婦但知朝補陀拜天竺國而眞心不辦覩他處他方星宇畫像靑黃土木了無關涉譬如沿門乞兒呼慈呼悲而不知所呼者之爲誰氏也不亦哀哉夫大士之現靈

應莫盛于天竺靈隱寺去天竺百步之內而寺僧普
旃欲于澗西對之梅林建大士閣裝塑大士像一以
爲自幼出家親恩未報一以爲稱出家子佛恩未報
兩念並發攝歸一大士欲以一梅林攝三千大千如
以一塵攝五岳一滴攝四大海謂此僧此方大士不
至不爲讚嘆助成者此乞兒之呼也予故爲旃公疏
其意以請于大善知識倘其不至非大士故募者捨
者各各自思各各悲懺

靈隱寺直指堂緣疏

余去住靈隱山寺可廿年殿圮而鼎新之者爲通法師能說法導人直指堂踞寺上蓋張卽之書扁爲一使者更指心堂置之堂亦幾圮通法師座下證公謀新之復舊額顏以恢祖席櫂一手之烈輙成千臂之力易舉虞長孺疏其冊昔使者爲告于十方長者換額不換堂今證公復索予題數語予笑曰換堂不換額卽故成新而不得換者與此山俱在是千臂力有如一指非通非證各各承領而已因作偈語先之偈曰

額換堂與圯堂換額不滅問欲換者誰究竟無移義萬人等一心千臂等一指心指相變處是成劫莊嚴設如心所却此指不得前勿笑使者愚微心卽無指指指運是臂臂臂成是力隨所移換者功德永無量

聚糧飯僧疏

豪家日食萬錢尚云無下箸處而饑人不得半菽富人坐厭粱肉而行脚僧涉水陸寢臥風雪行百餘里未嘗一飽故喜捨中惟飯僧一事爲現在眞實功德也往易庵通法師住靈隱種有福緣僧至如歸通師

發而香積寡貯行者幾興采薇之歌無新禪師爲通師法嗣能紹明堂構而重新之十方僧衆如客歆三當家而稍稍復來然不能作巧婦之炊而稽樹下之宿也諸善信人見聞隨喜各捨貲捐助爲之聚糧施者稱心受者實腹信所謂現在眞實功德決不唐捐矣

壽日飯僧疏

人生百年中迅駛不啻飛電回視初度之日僅僅旦暮耳世俗每於是日高會慶生擊鮮烹肥以爲樂不

知此閻浮提世界中有何可羨而乃認衆苦爲大樂耶每讀雲棲大師生日詩爲之慨然信般若所稱眞語實語不誑語者若能一味回光捨世俗苦因之樂而尋淨土最勝之樂悟生爲死本來是去緣於熱惱場得清淨解無如壽日飯僧爲最上福田適靈隱無新禪師爲此舉乞予言深與予意相契輙爲走筆書此以詒四方同志者

題宗公築淨室書華嚴經疏

余少年讀書青霞即知百法有宗公韶秀解文事亾

何應郡辟冠冕緇流余遂不覺與之濶疏不知宗公已謝塵世習入南屏閱藏稱禪林尊宿有年矣今且欲築一室皋亭山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作晨昏淨業叅證無疑曰如箬室燈如貧兒寶予雖鈍根人此一光明藏誠願與之分照也亦願長者發無上心各捐微鉅共成其事乃至離筏到岸游戲法外此八十一卷無一字可著請宗公自了之

報國寺興復疏

吳興董伯念祠部在日予曾過潯溪不知此中有古

剎名僧可以往還巳而于葦航講師座上識亮公見其駿奔法席甚虔問之乃潯溪報國寺僧也寺近燬有亮公不難中興太史中丞既現宰官身作護予何惜片語贊揚之二三善信咸與維新俾予輩無顛隮于口業是作倡言

寺名報國僧應報佛誰者僧報是在我等我與佛僧當無異觀三報同本是成莊嚴鳥焚其巢三義俱墮是故我等當發善施如挹海水還于崑崙

靈隱寺僧募脩四天王疏

余嘗讚嘆往者易庵和尚升座廣譚則靈山法主㮾刀小築則佛門司空無論玄要雙棲可謂福德兩集自易庵辭世天台遺座風頹法堂草掩前功莫續手澤幾堙如天王攝八部降四魔佛之前菲門之外護今且廢然土坏蠢个木偶雖繪未就莊嚴未成菩薩爲之低眉金剛何以努目凡我觀者尚爲太息爲之徒者能不汗顏不謂有僧某慨然欲卒其業而匍匐來請也予謂能莊嚴佛者是稱僧伽能贊助僧者方名佛子發茲願者贊于酒池肉林中人遠矣因欣然

提筆以佛門小司空印付之

重興徑山化城寺募疏

昔楚漢相距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迨漢入咸陽諸將競取子女玉帛蕭何獨收秦圖籍以此知天下戶口山川要害之處然則大藏固佛祖之圖籍而天下之名山勝境固法嗣聖僧之關中也此藏經板不可以無刻而化城寺在雙溪路經山之東有林木而無雲霧作經笥署甚善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爲接待所不可以久湮遠方伯體中吳公本經世人負出

世力以澹居禪師淨心湛智足以任此遂欣然與之
化導經營漸次恢復其地先以厝置經板而徐而議
誅茆建刹鼎新佛日禪師之業佛寶法寶財施法施
可謂一舉兩得片刻千古者矣而澹公復從棄篋中
得勸緣一疏亦爲藏經名刹經始此地蓋爲司成開
之與密藏禪師起緣于十數載之前者也嗟乎一眞
必應靈山同合司成之後有方伯而密藏之後有澹
居爲之豈非道念之合符聖凡之證印者哉而腐生
似理以拒眞憸人據欲而成鄙棄經筵于草莽委佛

地于荆榛將令漢王不入關而取子女玉帛者之出圖籍上乎亦慈氏之所大憫矣嗟乎昌黎有言急者不能脩忌者畏人脩守虜殞軀永隔聖路假令去腐破慳振怠銷忌知身外之皆長物而性中之有覺場則方伯不云乎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遑恤其它世間善信人必當踴躍應緣大者牛車小者敢負不患資糧之不給勝事之不成某卽貧士亦願以空臂當徽涓滴輸海也

募誦華嚴三年疏

智公自清凉山叅文殊十年而歸值不佞南還與之俱載智公故葦航法師白足也今且從王家庵欲掩關跽誦華嚴夫自葦航索之而不得索之文殊從清凉山索之而不得復歸而索之關內智公將自索之有餘而又乞余以丸泥封之冊爲疏以乞善信資糧期于三年有成此華嚴無量功德海智公願與諸善信一葦渡焉靈山不遠諸善信勿自隔津梁可也爲稽首作偈

稽首功德海華嚴度無量長跽勤禮誦身心督弃捐

刹那入圓通如在清凉山所願諸檀施成就不思議

重刻華嚴經短疏有偈

開士無用予始會之實石山如處女一室矜重不移別去三年與之玄對即有灑然之色躍於眉宇予因問訊近詣何似無用即云靜居禪陀他無所有惟是華嚴一經其旨冲深其言廣覆絕名相離思議演一字即疊書不盡執三緘則玄要亦粗理非閒寂法貴流通流通之法無如刊布予欲重刻之而自疑爲妄心覩筌懼世無以應也子謂奚若予笑不應而書以

偈侯脩檀度者施焉

稽首功德海廣法華嚴經若經非心者如筌不名魚

即心名爲經海墨不能瀝經心兩相融欲河亦滿腹

何況入大海斟酌寧有涯勿疑刻爲妄亦勿持爲眞

即此流通意如饑欲共餐刻者與施者滴水現海體

廣行大方便刼火不能焚刻施意俱竭是名無用用

朱侍中捨宅作古佛庵募緣疏

竊惟塵𥅆閻浮羣生幻聚有形必盡哀此虛䏶無象

而尊瞻彼古佛顧佛無今古如滿月之映百川象有

毀成猶一微而造五岳唯心卽佛假像亦眞緣佛印心麗今同古慨羣愚錮性執四大以爲身五濁聚慳抜一毛而不願當其怛化始悔虛歸如此沉淪可爲痛哭前侍中朱陛者依緣世諦寘契法因奉蒼貂而左右君王仰白象而皈依佛子自　世　穆廟迨今陛下膏潤三朝在長安門安福里中締搆一宅臾尾靈沼棲鷊上林莫此鳩居敢忘鴻造而三生有幸忽遘希有之逢一佛現靈頓愜難遭之想于晉陽庵得唐古像乃過去正法明如來今現在觀世音菩薩三

十二應檀身偶呈妙好八萬四千花日偏示莊嚴願巳梵院香臺禮肩摩頂奉世三寶祝聖千齡藉茲有漏之因植乃多生之種而又念身非我有況朽宅之遽廬佛本世尊詎小臣之私侫緬懷兩廟六祖無常痛悼以慈難酬罔極撫神明而安託嗟人壽之幾何無巳深情誓發宏願願奉我佛為慈悲之主願捨我宅作古佛之庵法寶金容普攝三千之界天衢古蹟妙揚丈六之身藉帝力之無私繞王宮而弘範但以蕞爾一區藐然獨力乾非兩馬表豈一狐延慕許詢

雙寺之作猶欠露盤遠希王舍三利之心未逢名賓
敢告宰官居士長者同施粟米布帛銀錢欣來布地
之金叢此聚沙之塔竹頭木屑輪塵滴以不辭貝闕
蓮臺崇海山而爲烈庶乎心心印佛千室一燈佛佛
鏡心長林孤月福非輕羽侍中特輿載之勞業等累
壤衆信並寶山之採郎閱川逝水日月如流而往世
轉輪古今同域堅固不彫之相證明無量之慈報恩
報國利自利他凡在含靈願同合掌

書三摩菴疏

鍾陵故不實僧俗吏媿未學道若隨緣而造淨業抑何人之非導師因雖有漏善則共登與其浪費于完親之家不若喜捨于薰脩之地羅孝廉爲善首濬普度作擔夫庵名三摩行先六度如其借佛子以營私則仍現宰官而說法

重建定光寺募緣疏

定光寺去予家數百武而近自唐歷晉宋代興稱吾里最勝覺地昔予垂髮讀書其中殿宇嚴朗古松脩竹掩映僧舍佛降生日士女香供禮拜紛集如雨今

予折腰官下回憶去讀書時僅三十年而雄殿僅餘荒臺叢林賤爲豐草殘僧數衆敗屋一椽古佛道場倏焉寂寞稱佛子者不無黍離之嘆追維我等均此覆載而或高樓廣廈擬于仙居或風雨飄搖草棲露宿是誰所種而受報[illegible]殊俗人不思其故遇可脩爲尚生慳吝亦可悲已夫長耳和尚爲定光古佛化身唐天成間自天台來卓錫錢塘後居南山法相寺嘗募人作福或問和尚作福有何形段對曰能遮百醜由此言之醜於何作貪慳即形福於何生能遮即是

藏讓增美造自一念即以長耳相片言作定光寺導
師可也我等賢愚貴賤信受斯語頂踵可捐何況財
帛是古佛寺不日成之于是寺僧理公捨念投體稽
首行乞屬予重宣而作偈言
稽首古定光普同十方衆是佛無今古還現於本人
是福無形段遮醜即名福醜亦不自形慳貪即爲醜
願以無量光照破慳貪種一切諸佛相喜捨心所感
如以長耳相莊嚴定光佛古佛所現處唐晉宋無二
我願十方衆自信等信佛頂踵而可捐何況金銀錢

寶山空手回百歲於何滅秦持斯語者類九古定光

重建鐵佛寺二殿募緣疏并偈

予自鍾陵歸里中強半寒暑車馳馬走酒船山屐了無暇刻身心擾擾無善可狀獨定光古佛寺去予家數百武頹壞踰三十年予性少年讀書其林發願倡諸善信興復之而諸善信願與佛俱會不數月而寺前後兩殿隆然而起里中士大夫與四方見者聞者皆大歡喜于是鐵佛寺僧某與善信諸大衆偏袒而前訊曰古佛住世度人弘化有異乎否否曰無異也

山梵宇香林住一切佛有成而毁有毁而成異乎否
否曰無異也凡人即心成佛即佛成寺即寺成林異
乎否否曰無異也然則長者何獨重定光而輕餘佛
諸善信何獨於彼喜捨于此慳施定光居東里之隅
有倡斯應而茲寺爲水陸舟車之所交劇三吳薰脩
者之所經涉兩峯三竺士女之所游覽豈其煖易而
睦難以子之心而有二觀則唐何以異宋元何以火
我　明歷永樂而景泰而成化又何以復廢豈非輸
我願力搆此勝緣者哉予默然無以荅於是疏其事

聞於諸宰官居士善男子女人而以片偈導之

偈曰云佛了不異鐵佛非定光云佛有異者是鐵已

成佛譬如大海水而分東西流渴人挹水海滴滴皆

醍醐慢則光隨滅信則鐵可成聚沙與布金栥土成

丘山當無聚布時沙金於何有我勸一切人皈依一

切佛豈以無量心不能鑄成鐵是故應喜捨東與定

光會

募藏經短疏

吾杭棲水大善寺僧和公環眼軒鼻無威儀相好以

動衆談妙說理未成文章無舌上之蓮語中之綺以動士大夫獨其樣具一念金石可開其於善因勝果事求可功求成至于歷寒暑蹈水火而不悔方在棲水造仁壽橋發願飯僧數萬衆資不下千金米粟千石喝水成冰種花得菓皆予所目覩也乃其募梨藏經與造橋飯僧三願並發歷三五年無成今自棲水入京師奔走四千里繭足喘息風餐樹宿而不以爲勞苦以閔閔皇皇求善知識達官長者而覬一遇如子求毋渴者求漿徘徊𥙯繞而不能已嗚呼亦勤矣

見亾子而不指尋逢病人而不予之藥世必謂天下殘忍之人則吾輩安能恝然於和公之請巳哉彼以募經爲善果吾輩以施經爲善果此五千四十八卷中字字行行吾與彼皆立于眞實之地其亦贊于世之妙好儀容以文言綺語作無益而害有益者巳予方抱痛兀坐不下牀月餘因和公數來請題遂提筆草是疏歸之比於財施法施亦海水之滴潤而士大夫長者或疏河導江而會於海則無量功德水也

石鐙庵淨室乞施小疏

長安淨穢紛綸之地自非攝心一度緣境兩化之人往往居喧思寂借境澄汰山寺香林喜於托宿譬如行路熱惱人而憩樹陰得清凉之樂又苦地遠艱涉有礙事緣惡動之心亦遠淨理俗傳吉祥庵在長安西刹那可徒步至而庵居迫窄不便廣坐其東有隙地數椽令栽松種竹亦成小勝吾輩得以間數往來其中覩維摩丈室亦既奢矣因强庵主程公領其事而拓之程公了解淨理人不得不爲吾輩擁設有爲法施清凉于熱惱塲也庵舊有石幢刻心經一卷是

朝請郎趙偃所書譯法大有唐人之致而題廣德年李氏石鐙臺一所遂更庵之字曰石鐙同是寂靜想者各捐所有為助其或皇馬磨蟻甘作門外漢者請却立長安市如何

石經山香樹菴募疏

竊惟佛法僧寶是靈心不斷之種名山古塔又三寶導師顯教之場神理所傳象器斯著如房山之石經山世稱為小西天者是也靜琬法師剏建以來自隋迄元中歷唐宋身現三世代紀千年全藏石經瘞之

深谷將使百世而下桑海變遷墳典消滅此經不與俱遷俱滅且琬公祖塔及歷代高僧古塔六十五座在焉其骨雖朽其靈不磨自教法湮微主僧無賴以常住之業潛而移之鉅室豪家識者恨之壬辰秋太僕曾見垒太史黃愼軒王宇泰比部于中甫侍御傳金沙諸公捐俸贖還仍期莊嚴塔院續刻殘經而諸公幷幻歸物化則投老林泉荆蕀黍離益增浩嘆此比部西源陸公與太學永壼吳君諸長者欲繼葦而鼎新之也以各僧程公登公道行雙美延之薰脩其

中恹弘祖法而一木不支尚須緣助嗟呼卽心爲經
全藏攸托卽經爲師琁公不違卽三寶爲勝地靈山
儼然卽勝地爲善果三世千年通爲一息又奚必曾
黄于傳諸老見作隨喜在在處處皆西天賢聖會中
人也不則骨朽教殘毀僧謗佛自心既晦他作誰依
亦安得起靜琁之靈與世俗人論生滅哉菴向名夢
堂以宋僧號號之舊傳經刻竣事此山浮香樹三十
六株出作棟梁故更名之曰香樹嗚呼菩提非樹衆
國皆香諸知善識其自取之

重建顯教寺募疏

武林門外清湖閘中舊是華嚴之庵今名顯教之寺閣横山色何殊龍井之雲徑列松陰不減虎谿之渡自宋紹興來而遞遠迨我　洪武初而重新諸佛之所照臨妙華於焉錯落　萬曆庚子再罹刼灰十載星霜竟湮蘭若諸天佛像淋漓風雨之塲四壁僧伽殘破荆榛之地寺之不存教於何顯嗟古路之入幽谷豈當世而無善根茲幸滿禪師卓錫此閒義稱華嚴之海揮麈其上音傳實衔之枝闡曉以明居今作

古發鼎新之至願爲衆信所皈依弘道則覆十方布金僅需五百敢告章來檀施成茲最勝道場一文一合萃衆寶於香林出力出財棄微塵而山岳俾夫大方廣佛從一切願海而交通蓮座香臺與意貝心珠而並躍見在自脩之德分明作福之形各破慳心咸歸淨業謹疏

募脩迴龍橋疏

迴龍橋是飛來峯之石梁三天竺之轉徑山中之樵者道民山外之游人香客玄津欲濟展齒斯託勝地

古跡從來舊矣頃者淫雨沱山石橋全圮其行次且過者股戰茲欲重爲修築計甃石僱工之費非六十金不可若護松平垣倚廻龍臨澗岸踞理叢看瀑雷即於此際又添一匡廬天台之勝尚需廿金也無未不能然有石不能轂語善信各從願捐助濟斯岸其俾靈山無陷馬之危險功在渡蟻之上也

題香山緣疏

予過慈水白虎洞門轉數里入香山巖岫環抱甚佳中有千佛殿燬而重新則吾兄劉㭿之光祿所領袖

諸善人緣也寺僧爲言是殿未火三日前一道人夢
諸佛繞樹升空而去役竟驗而道人亦遂入焦爛中
肰則佛無成燬隨緣起滅作善信人導師千佛一靈
萬靈一佛入火不焦草化沙聚皆此信心結爲勝果
抑之命予題數語助勝予臨行索筆書之以勸入香
山而不肯空手回者隨願布金殿成予重來作昔人
三過亭一段佳話也

中竺募飯僧疏

我聞飯善人一日不如飯一出家人飯出家人一日

不如飯一阿羅漢此語即屬皈依尚隔平等我願以飯阿羅漢心等出家人以飯出家人心等善人推此一心願㸑萬乳而施難濟衆始於飯僧顧日中一食僧人未始貪饕說食不飽飯者苦于竭澤天竺怡公所以發願已久衆全不成吾道友比部西園陸公素皈僧寶慨許聚糧各分擔石之儲圓滿三年之果凡我善信共資勝緣一念種千鍾之粟無慳即不涸之倉無問應眞無問大衆人人果然如是供養如是受持多多益善猶勝糜肉林于虎口潑酒錢于杖頭況

夫買駿骨而眞馬至全烏卵而鳳凰來我輩但將眞心以接聖衆何能以凡眼而别眞僞是願普同一飯毋生揀擇二心試看道傍之餓夫便識來生之果報疏自我作福定尒歸

黄山蓮華庵募疏

黄山峯壁如削玉巉峭錯繡絫高無際出奇無窮海内名區所絶少余友吳學憲每向余讚嘆云豈有此理此言似戲足爲此山知巳然而斷崖懸磴風霧作苦人烟佛宇牘絶無所學士欵于三過衲子不堪一

宿亦豈理之所有也乎登臨快暢爲此不無缺陷之嘆有蓮華庵在蓮峯之前天都峯之下因得過而小憇望水簾聽飛雨斯亦林中之殊勝巢居之極樂矣而庵右有地一方峰環壑抱羣勝所集庵僧某公持律食淡誓發宏願欲即此地構華嚴閣一座焚修朝暮上爲寶函下列繩牀山屐可棲行鉢斯託可謂造無而有肩理弘法者矣然世人種慳既深布金匪易誰爲長者猛發捨心開般若之妙門作丹巖之上首見作隨喜聚十爲千猶勝撒手無將寶山空回者也

重建中竺殿募疏

中竺勝境上下名山是西天分位之區大士現靈之宅爰創大雄佛殿自晉寶掌禪師至今瞻普門者如雲莫不向中天而傾日嘉靖間頹而復整幾廻金碧之光鏞上人作而未成忽沉生死之海飄搖風雨古木淪爲薪傳零落棟梁佛祖悲同土偶豈惟林泉減色將令僧法何皈寺僧眞耀身爲佛子念堂搆之孔艱眼見枯株嗟像教之不振發心再造獨力不支謂三竺鼎峙之尊豈容一毀告十方檀施之侶共結萬

緣有粟有金願輸藏于福地若木若瓦各聚寶於香林使星池月桂重輝般若之堂實乳蓮華還曜香臺之色會見法輪不墜即是實掌冊生莫借有漏之因痼此多壓之種是見在之善果在自已之良田即佛爲心君應證自爰筆代舌我豈佞人

題玉岑山文昌閣緣疏

文昌出道家與佛氏不同旨而爲世所奉有三權一資武一祈男而一掌桂籍顯天下文章之士然世人莫不願生男生男莫不願能文章奮跡科名故山川

靈秀之區與諸儁秀摛文之士所聚必以建文昌閣爲首功而吳山兩峯間所在而是寺今年讀書玉岑山文士斯集于是高麗寺僧玄澄感發興起請爲建文昌閣于寺之右方蓋佛子而弘道家風助流教化者也先是寺僧微公建準提閣于既爲疏以導助緣者則烏能却澄公之請然持準提者有云求男子得男子求功名得功名則亦兼有文昌玄感之應焉二氏本無二義助者莫作二觀唐人所云塑泥者一爲釋尊一爲天尊若歡喜和合俱稱功德上首也如云

豪傑無文而與上善捨不斷福則三教聖人所仰吾

當低首下之矣

重建崇興寺募疏

予觀自古叢林無興不廢即今弘道佛子無廢不興

起種自心之田鞠流衆義之海吾里北門外崇興寺

者剏自至元載建洪武爲新於正統之盛捨田地盈

百且千厥盡于隆慶之年存殿宇無什之一飄搖朽

木不安能點化金身殘破梵宮何處莊嚴佛寶有僧眞

宣徵捐衣鉢起一簣之因全少資糧無千手之助是

用謂吾徒而請疏所祈緑法施以聚財不惜綺言願
傳檀越夫一切難捨之財有同割肉一片肯捨之心
易於委沙况觀今受之因便悟昔栽之果彼野棲露
宿者何故此雕楹文檻者胡繇點滴無差明暗相報
則何不捐身外長物以歸香臺結善中勝因而銷濁
業崇興不廢冥福有歸但發歡喜心無分多寡共入
菩提路寧擇賢愚謹疏

脩瓦官寺藏經閣殿疏

金陵瓦官寺晉以來古刹寺獨處下瓦官寺幽清靜

闇饒蘭亭竹林之致坐之忘返今年六月暑偏聒寺
旁有藏經閣殿就坐久之凉蔭借爽而周視其梁楹
榱柱將赴傾圮矣寺僧眞全向予云請長者說法布
金不百金可莊嚴此地不敢望古尾宮閣出霄漢攀
日月不至墮地作枯株沙礫也予許之爲疏其事告
之同心知識此勝地法實不待言說自應慨然捐助
因笑語眞公倘有比來道人覓林公從　風家講小
品此具汝自辦之吾不能於中作說客

募造彌陀殿疏

一切衆生具足佛種四方州部盡屬迴津惟是五濁
沉淪爲東土之苦海一心清淨賴西方之聖人是名
接引佛而作大導師故譚無上者以了悟爲宗而究
眞實者以淨土爲宿雲棲尊者主教梵村諸方學人
所在習服惟吾里寺名定光諸佛尚虛接引識幻法
師既已登壇說法指揮天雨之華猶悲無像現眞未
證無生之果緣於右地搆殿彌陀俾善知識尋聲見
佛消除垢穢之因依淨歸心瀟灑涅槃之路第募僧
如五都之市有同攫金而佛殿豈一木之支誰能聚

寶願宣短疏各發信心淺之則長耳有言能造百醜究竟則回頭是岸立渡羣迷如其慳種未除即千佛門永隔

題青龍禪院緣疏

臯亭山環百里多名刹林泉幽勝稱黃寉山之麓有黃龍南禪師之法堂在焉舊傳有青龍寺爲青龍之分座今且沒爲蕪草荒塢矣昔者吾友胡俅復氏嘗選勝而結廬其處將以漸中興其寺不謂休復舉進上入爲庶常忽焉脩文地下併此廬居亦不得再宿

其翁元敬先生遐而悲思之乃改爲祠祠休復請爲休復友者流無冠卓去病輩每深一往之痛因相聚謀曰古之英賢有存壞而山無存壞即山有存壞而佛法無存壞祠之也者以休復也百年而後不可知也捨而爲寺寺存而佛法存休復與之俱存此究竟不壞事也元敬于是破悲思爲喜捨請于邑侯周季侯公更爲青龍禪院而更欲廣其營搆以供僧寮時經函以重光黃龍師之席然營搆既廣獨力難周佛種同基靈山不散諸善知識之心應與元敬父子之

心等也夫元敬能捨所有山產廬居以植其因而諸
善知識何難捐所有金錢粟帛以結其果使見者聞
者人人喜捨若財若法在在圓成黃寉青龍之勝事
與聚沙布金蓮垂千載豈惟彼慳得福有作必受而
已哉敢重申其說而爲之勸

題造羅溪橋修路疏

切以輿梁成自玄冬寅津建於正朔故周禮紀啓塞
之功立防濡軌毛詩興揭厲之感垂誡褰裳崔亮因
渭水以著名王周爲刺史而歸過皆緣職在興除事

關務牧詎云勞民不恤夫亦昏墊是虞照得鍾陵巖
邑羅溪渡橋迢遙當八省之衝延袤拒二里而廣聿
於正統建自張冲爰起義兵斷由濠逆遂橫洞浪莫
問平津跨虹徒有虛名刳木祇成險地心驚九摺何
言蜀道之難目斷中流詎云周行之便每交春夏更
异往來霪潦不止於浹旬洪濤頓集於四水飄搖既
伏坎壞壓叢輿馬賤夫並蹈淵深之恐縉紳上客獨
懸氷兢之危若乃承役曉發將命宵奔馬非的盧人
非夏羿呼虛舟而未濟瞻覆轍之在前詎不惻傷甚

此閘開渡無延禪已多溱洧之勞路尚成蹊莫借黿
鼉之力會見千夫頓足何能一葦斯航本縣身處瘠
疲之洛陽纍石之計心傷嶔巖增畢裏不梁之悲思
昔良工炊愁巧婦及此水凝冬涸春茲民逆有秋十
二月成梁冀倩並躍八十年圮岸衆願同興第籌金
但可支空說食豈能得飽估錢不下千兩聚米無籌
鳩工未有五丁觀石誰使是惟心所自起者告急即
圓力所可捐者衆擎易舉上如羣公巨族下及三老
庶民暴韓肆之債事垂情讓馬倣宋郊之編竹食裴

度驥俾得破吝樂施出迷途於福海捐貪喜捨造彼岸於心田當下即有慈航舉足不難懸磴玄津共涉寶筏同登蓋厚地天高尺寸莫非王土一磚片瓦秋毫總屬民脂本縣特冒領袖之虛名而地方胥受濟川之實益如曰一勞永逸毋言舊貫姑仍凡爾多人用覯短疏

离林集卷之三十二